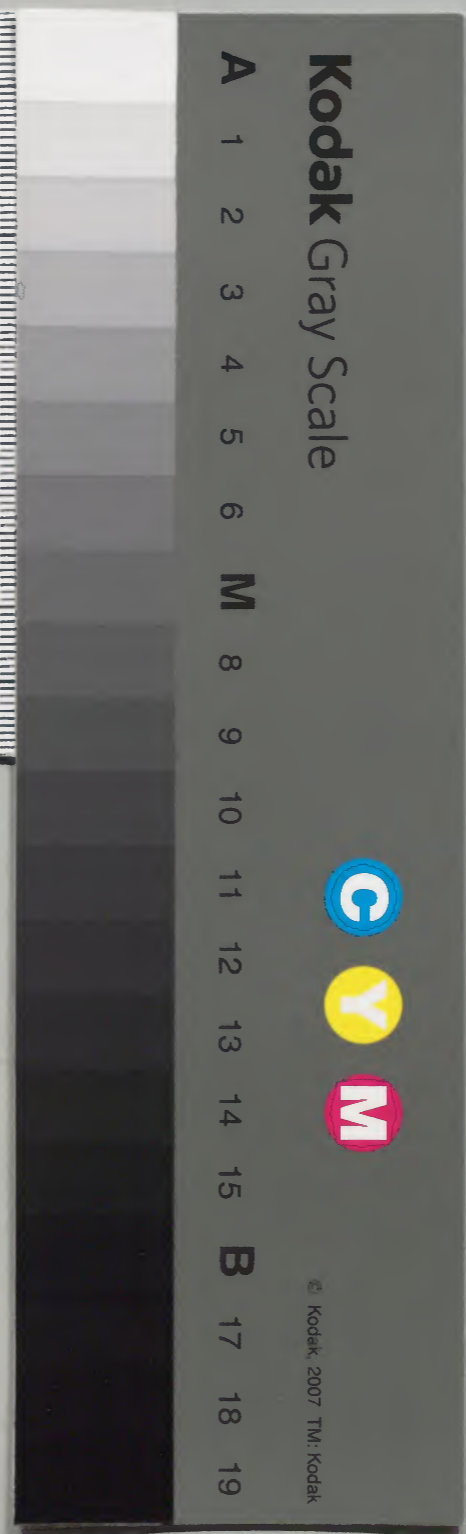


宋史

卷三百一之
三百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83)	
函號	列	10 1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 漢 卓文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君丞和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統脫脫等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斌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積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讓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
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戶部判官祀
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
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
中眞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
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圯無
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
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兵障以代
之騎傅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特
鎮魏深趙磁沼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
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
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眞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
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
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覆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
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
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
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
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
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爲

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
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
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
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為
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為過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
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
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
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
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

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
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為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晔
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
州為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未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
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
為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
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
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王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鄆城人父應圖掌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遷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爲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民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爲京西轉運

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公事衆論不以爲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
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管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
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
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
并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
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
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
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

又喪經度制置使陳克復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
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宮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
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
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
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
城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
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
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
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

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
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瑛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
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
才盛等復起爲盜瑛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
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瑛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
糧瑛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輕
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爲高州官
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瑛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芳
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

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贖降監晉州稅以
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
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爲開封府
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
夷爾功已試其爲朕鎮撫之命爲梓州路轉運使晏州
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涪井監殺官吏瑛趨富順監
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
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
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
爲誓門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

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卽刺牲血和酒而飲
城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內
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城奏夷人嘗於二年
春燒涪井監殺吏民旣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
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
諸夷競起爲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
千三百人緣涪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
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城命懷
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
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
格戰城乘其後大破之斗衆萬餘豈不能軍溺死者衆
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指
揮使守涪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
召爲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
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
若涇水爲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
和以來河北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
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
爲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

益州仁宗卽位遷給事中瑛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
瑛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
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旣而以歲
飢罷役瑛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
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
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
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
訪以利害瑛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
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
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
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柰何毆致死邪瑛
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瑛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
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性頗
疎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
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安丘縣三司辟爲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爲本寺檢法
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
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爲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

宋史卷三百一 職官 一
為兩浙轉運副使。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
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
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
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
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
有詔析戶版為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
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
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
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為守者其政不便。

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
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
史棫。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
審官院。卒。日嚴初為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
頗為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
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迨勁與里中富
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遣行簡謝
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
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

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祕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
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
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
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
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
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
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頰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
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頰卽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
自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
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父不能
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頰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
然後書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
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人爲監察御
史頰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徒知長洲縣天禧初增
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頰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
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
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温裕并其財遣往按治
士瑤伏誅又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

倚后家受賂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
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
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
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
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
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擢宜州守貪暴不法旣罷去反訟
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祕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
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
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
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飭棺又具鼓吹羽葆

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
歸訪官三班奉職卽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深陽樂城縣主
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
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
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
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
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下謂復還琰上疏曰亂
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
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

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異消正氣今禋柴展
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返荒異
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
卒無辜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爲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
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汴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
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
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代
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
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漢
爲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
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
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
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
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
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
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
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
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

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
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祕
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
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
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祕書丞通
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召見
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
卽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
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謀

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
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
之擢真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
爲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
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爲制置茶鹽
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爲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
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
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爲行內諸曹郎至是用
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
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尊

叙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
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穎襄二州
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
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
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
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
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
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
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
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
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
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
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
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
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
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
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
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
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婦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遷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撫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

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焉
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
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
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
禎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
甚厚旣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瞻尤
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貨
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
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
有司博議用焉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
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斯則活
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
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
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瑛頻坐善丁謂並遭
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
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避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
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

胸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于莊
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
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監
池吏欺緝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
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
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
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
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
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
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南
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
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
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
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
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
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
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古者二
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入
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

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事中復
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
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祀于家
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
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
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
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碕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
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

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特章獻太后
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
州守張約受昧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
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爲
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
士判尚書刑部遷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
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
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
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

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木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
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
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簽率鄂
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迎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
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
於占城還爲度支三司叛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
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
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
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
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
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僇侮不知費直幾馬
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
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
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
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
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
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可歷開
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旣

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
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
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丞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
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解賑餓殍
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
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闢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
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
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
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
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
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
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爲奏
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不
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
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採荒之策命知安
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旣而浚潁河三十里疏
滎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
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

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
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
庫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
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
開門率兵擊賊小郤以官軍壁甬傍使民出汲復以渠
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
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
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
淹歐陽脩復言其鷙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
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
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
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
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
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爲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
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
輸銀三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
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
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
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

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祕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祕書
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叅軍
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
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
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
之

鄭驥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
祕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官事
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驥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
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

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
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曆中與魚
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
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人爲度支副使河決德
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
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
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
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驥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
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
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存
古道焉若旨浚泮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最
讓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
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宋史卷三百一終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莊園錄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會致堯知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

一

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賴汝固
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
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
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
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逮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
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
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
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
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卽
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

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

首惡杖之

流海上民

乃定仁宗卽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
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
中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
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
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
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
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

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掠之植劔於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滑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戢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兵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羗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募

壞國法而又官立益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
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
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
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
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
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
使通益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
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
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
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爲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
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真班超
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類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
預闢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收之期赴錢
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
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
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弁流外出官者權
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惠養守之
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皆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教良吏爲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 四十一
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亟行寔
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
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
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
克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
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
授帥臣出於遽狎非自卒伍卽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
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
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
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
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閩外之事俾得
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
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竒譎空言者
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
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
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

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
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
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
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仁宗
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未興軍
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
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
蛇垂闌檐卽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
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
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
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
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
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
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
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旣踈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
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
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

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
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黷論以爲今得進見
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
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
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黷言二人臨事指縱不一
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徇則非靖
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
同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
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黷亦反復辨析卒不果
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

例論者以爲非便黷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黷言國
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
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
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
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
注官獨先出黷言召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
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
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黷
當命辭卽詆延年不才不宜污侍從封詞日還中書命
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

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
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
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
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
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間如此嘗聞先
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
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
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卽時追
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
卒致問黯輒答卒父患一父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

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
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
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
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
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
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黯言禮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
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
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
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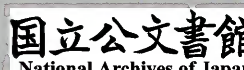
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
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
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吏不
任其責黥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
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
皆數外補之黥請叙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
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傳堯
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黥剛復自任赦書下
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其
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
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黥言太師太傅太
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
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尊者皆毋兼
師傳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黥奏而中
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傳者國朝以三師三公
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黥遂引避黥言
嘗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也
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卽位王廣淵周孟陽以

邱之舊數召對黠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黠近
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廢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
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黠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
黠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
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
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
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黠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
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
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
雨水流殺人民旣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
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
尚書禮部侍郎初黠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
二母不相善黠能安以事之黠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
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下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
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
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
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
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

為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
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
災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
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
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
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
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
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
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小

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
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
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
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脩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
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
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垣錢徽事言臣為御
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
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
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郊皆謂告歸



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謚丞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謚爲郊社齋郎鼎臣棣州人旣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旣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廣塘水滋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今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爲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旣追冊爲皇后又詔立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爲言陛下不卽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

聖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云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與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金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

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時狄青爲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爲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詭言權臣有虛聲爲兵衆所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關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爲之卽言事無相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裏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爲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爲副使入爲言事御史諳知宣州後復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旣高無子及因推言闕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子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宮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官且以

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
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
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濟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
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
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
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
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
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
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
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
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
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
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
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
覷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
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
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
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
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曰
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
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夫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
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
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
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
輕動寡謀輒興堡砦若屈野之劔爲國深耻沔絲此坐廢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
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
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
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
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
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
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母以御寶白劄
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
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
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

都知任守忠陵轅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
 陳升之廷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
 輒增注與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
 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
 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部員
 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為
 大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
 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憲曰立天下法當由
 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訕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後
 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
 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請罷
 內降推恩擇宰相又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
 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
 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
 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
 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若淹久請易為三年宰相劉沆
 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以爭
 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

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
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
益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
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師
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
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
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
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
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覲覲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選
矣以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
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
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
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
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
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
任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
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
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

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
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
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
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
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
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
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卽言或獨爭或列奏
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
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閹士良升
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
其課業而出絢傲自若此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
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
繫旣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
犯延州金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卽發民治城
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
治守備還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
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
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

不才奏之未幾召脩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爲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賊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脩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石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絢跡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禩還獻賦大指言宜遠雙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

院爲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脩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
神御服器者旣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
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
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秦州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
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成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
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
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
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
屠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
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
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
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
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
慶曆初爲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
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
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
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

宋史卷三百二 列傳 三十一
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益鈇
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
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爲侍御
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
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踈爽有治
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
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
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闕宦
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然者以厥夫自累也

宋史卷三百三

列傳第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張昱之

魏瓘 弟瑛

滕宗諒 劉越附

李昉

趙湘

唐肅 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

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
知温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南路刑獄楊崇勳
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晁之
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
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
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旣利其
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晁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
卒亦不敢逃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
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
人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
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
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
言於晁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卽別給錢糧餘
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
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晁之自魏馳
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卽來當以
軍法從事旣至又以兵自衛晁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
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况潛殺降兵數百人

晁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魏州
王則反貝州有言晁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
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
詣闕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曇跋免緣坐且言曇以
書屬晁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
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
光祿卿致仕卒晁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
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
封府倉曹叅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綵山闕前張
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誅索侵擾瓘密
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誅天書流海島
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以大理寺丞知衡
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舉廣南西路刑獄邕
州獠戶緣適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
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卅居皆不免至是而
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爲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
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
還知蔡州潭州爲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
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

鑿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
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爲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
餘柳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表指以爲珍貨詔遣
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
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
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
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日卽奏
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
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
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
塔河塞高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
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荆南瓘以爲五溪之險師行烏道諸將貪功生事
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爲上守禦爲下攻
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
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
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
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爲吏強敏名齊于瓘

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
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
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憫其非罪命
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口得真盜富人犯法
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簪孤弱者財所以自
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
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
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朴無罪吏卒監司刻奏召
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淹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
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
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
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
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鞠訊尚嚴恐違上
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
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禱符中宮掖火先帝嘗
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脩政以禳之思患以防
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奏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
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
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
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
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旣贈官又官其一子賜
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
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
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
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
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爲備會范仲淹
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
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
醕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
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旣授范仲淹韓琦
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
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
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
犒賚諸部屬羗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遠遠者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六
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
一官知號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稱
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
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領江淮間有諫疏二十
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爲莫州軍事推官隨
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
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
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能招携
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

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卽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
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
江浙荆湖物價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
卽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爲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
水通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
川陝爲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
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
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
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
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爲江南轉運淮南

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
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粳糧
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採用之徙知應天府
鑿府西障口爲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
又徙興元府入爲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
河南府徙知宿延亭三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
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
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
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
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
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
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
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
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
禮部員外郎爲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
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
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
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
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

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爲姦爾
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
爲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
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
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
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
後時乃入望赦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
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
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
悅爲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
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
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
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留司三司
事爲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
徙河中府爲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
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爲集
賢院學士以疾徙號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
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

調郿縣主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州終就辟爲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爲羣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爲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爲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爲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士吳育薦爲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

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
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
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
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况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
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禮部進士數
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
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
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爲得
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有弟婦故駙馬
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一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
其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
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准
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
爲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又判磨勘司
出爲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脩起居注
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
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
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
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詢少刻勵自脩已
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爲妾好畜硯客至

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子垌附王安石爲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爲治晁之辨寃獄配姦吏攏奏還婦女爲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攏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權酷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晁之以殺降而奪官攏以能置對而興謗詢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闈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

書都管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權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旣至發溥姦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爲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白直及謂取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賊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皆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旣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柰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鞠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卽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擢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湖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

戰不肯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
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
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
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
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與屯田徙
河東歷三司戶部監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減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
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
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
而還與奔軍同軍劔城圍別部力足收而不至者以逗
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刀選將練兵論二篇大略
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旣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
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
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
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
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
進雖謹重可信立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
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
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
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

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
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陝轉運判官
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
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
聞嘗敕邊民戒嚴旣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
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
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
集賢殿脩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
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
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
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法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
者申約束以防裂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
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
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
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卽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
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遠俄而他路
魏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
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
淮南曰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奏帝曰以實事若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
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
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爲後法出
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
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
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
築劉瑯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涼華三州提舉陝西銀
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
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

鹽累遷度人員外郎權轉提點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
祥權領州事驟請脩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
族羗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
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
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
歲減權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社齊郎
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
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
帥至禪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祥因熟羗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爲守禦乃
卽古渭爲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
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
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
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
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
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
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
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
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半由不
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
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
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築囉兀二砦
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爲窮僻然
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餽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
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
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
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
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

家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約敗兵拏鬪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縉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達趙嵩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達嵩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脊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克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贊爲陝西經略使奏

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爲經略安撫判官守贛旣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白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徒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爲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

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
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
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
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爲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
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
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
能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稅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
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爲人田非其
所樂侵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
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

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
右諫議大夫卒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曆算
雜家之術爲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
相友善俱以僞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
奏議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噓
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
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人所不
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
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

劉銀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涓率
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
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涓脫身北上建
隆初至京師爲薛君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
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涓卽斬之上奇其
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鄉專恣朝廷選常參官
強幹者莅其屬邑以涓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涓揖于馬
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涓捕獲
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
且口砦多戍兵監軍敖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涓馳
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
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冶主吏盜隱官銀擇涓往代
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傳延翰爲監
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涓擒之以聞命械至闕
下鞠得實斬於西市涓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
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
副使初涓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
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涓始還故里鄉人以爲
榮涓奏去劉銀時稅筭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
中丞屬有事交趾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

邕州中奪民錢涓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
敢犯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
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
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侍
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換宋
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
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
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
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三簿涓妻莫荃賢婦人也涓北走
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
曰涓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織
春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涓時人
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梁鼎字疑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爲劔門關使父文
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
知神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
言試文遷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有詔嘉獎徙知
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
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
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

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
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
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
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
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
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卽古之
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
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
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爲
億兆之司牧念頃日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
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俄爲開封
府判官遷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爲總計判官會
復三部換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陳堯叟建議興三白
渠及陳許鄧穎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事具食貨志
遷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陝西
二年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檉路無功還
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爲殿中丞領職如故以母
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咸平四年遷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逋負嚴急有父
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多所蠲免踰月拜右

諫議大夫度支使時西鄙未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
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爲制置使楊暉爲轉運使張賀副
之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鹽事議者多言邊民
舊食青鹽其價甚賤洎禁青鹽以因賊令商賈入粟運
解鹽於緣邊價直與蕃鹽不相遠故蕃部齎鹽至者不
能貨鬻今若禁解池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
青鹽乃資盜糧也時劉綜爲陝西轉運使鼎奏罷之綜
歸朝亦密陳其非便鼎旣行卽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
束乖當延州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又鼎奏
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卽與民俟秋收易新
果朝廷聞而止之上封章密陳其煩後者甚衆鼎始謀
多沮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詠等同議可否於
是依舊通鹽商鼎坐首議改作非是罷度支使守本
官未幾丁內艱起復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表求判西
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卒年五十二賜二子出身鼎偉姿
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工篆籀
八分嘗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千篇子申
甫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

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列入等遷國子監
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
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
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
卽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
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克臺直會有言
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
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入梓州兵送京師有王
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
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
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臣馭則臣無待罪之地
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克江南轉運副使賜
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
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
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旣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
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卽單騎出
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刃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
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
獲旁得所棄賊賊尚有餘息正辭卽載歸令醫傳藥創
旣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

歸與洛苑副使綦仁擇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拔中倉先是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復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遷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卽位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爲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爲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時太子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斌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宰畿邑正辭上言昌齡董貪墨萃有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敕餘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爲志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貶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爲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爲文召試八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爲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爲名聲然亦操持在已吏不敢欺爲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

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卽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爲治裝祖行詔塞决河州募民入芻撻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悞也卽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聚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决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脩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

脩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待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途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錢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禘真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陛下不聽

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遂貶惟演隨州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寃詰旦得其誣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諡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日中不赴慰班諷彈士遜與崇勳俱罷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爲直學士已久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

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
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龐籍
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嚮爲侍御史嘗奏彈諷
以三司使曲爲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
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鞫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兗州
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於齊州
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
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
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
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
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爲時所譏
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
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
自服倘內脩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
復給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
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叅知政事王隨于
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爲陛下
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
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爲所爲終何事邪及爲
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押闔圖進不

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
顏大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
云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師
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
二鎮從事凡十年王化基呂祐之樂史薦于朝擢著作
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
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跡召歸會浦洛之敗奉
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面賜緋魚川陝豪民
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爲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

戶凡租調庸歛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
鳩集請釋旁戶爲三者長迭主之疇歲勞則授以官詔
師道使兩川議其事師道以爲迭使主領則爭忿滋多
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廷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
郎出爲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
辭薦其材堪長民徙知潤州三年改淮南轉運副使兼
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
爲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爲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
樞密直學士掌三班俄擢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
司克都轉運使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

近制悉糊名較等陳堯咨當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號幾道旣擢第事泄詔落其籍永不預舉師道固求辨理詔曹利用邊肅閻承翰詣御史府推治之坐論奏誣罔責爲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免所居官爲鄆州團練副使一年以郊祀恩起爲工部郎中知復州換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少卿師道斂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六月師道暴病卒年五十四錄幾道爲試秘書省校書郎師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爲詩多與楊億輩酬唱當時稱之

王濟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有詞辨趙王鎔召置幕府鎔政衰卿懼禍避地深州饒陽遂爲縣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爲但恨方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濟攜父骨匿山谷間旣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

召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
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
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
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縣有陂塘數百頃爲鄉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
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
使使濟鞠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昨城尉徒臨
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遷光祿
寺丞權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
武臣僭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
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
數輩并所盜物卽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校孫進
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春送闕下繇是軍城
畏薰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
御史上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
右別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
戍脩民事開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濟以
刑網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
焉刑統舊條持仗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
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

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爲腐偏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爲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脩黃汭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一億萬之衆蠢茲醜虜敢爾恧陵

蓋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渚矣又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選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冤濫卽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濟權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劉瑩集僧舍屠狗羣飲杖一伶官致死濟論以大辟遇赦從流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素不相得又以濟嘗忤齊賢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齊賢王欽若議濟坐故入停官逾年復爲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

宋史卷三百四 列傳 十四
毀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隔闕船艦
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寢
其事上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乘間言曰
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
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
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四年拜本
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
上言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
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漬溢之患仍以白居
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廳出
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
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
粥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爲州兵全活
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
木不急之費爲言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
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
濟金鎖沒濟撫其孤煖寘祿仕素與內臣裴愈有隙愈
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鞠之濟適知雜事力爲辨理遂獲
輕典子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渭有清節臨事多從便文鼎好規畫師道喜論世務正辭按貪吏辨冤獄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五臣者仕不過監司郡守而名稱甚茂可尚哉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爲温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爲盜矣夷簡從之籍爲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權知建安縣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爲害農奏罷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福清資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推直官澧州遷

卒備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於蔡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知雜事龐籍薦爲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脩元昊寇塞門郵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抹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由是得不死爲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

宋史卷三百四
列傳
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
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至酣宴無節數月暴中
風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
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
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爲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億知毫
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彥博薦其才
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
事神穎叔悉禁絕之乃教以醫藥提點陝西路刑獄夏
人納款詔與戶部副使夏安期轉運使柳灝減戍卒吏
員之冗者爲開封府判官時御史宋禧鞠衛士獄于內
侍省禧不能辨及獄具內侍使禧白爲牒穎叔言禧爲
制使辱命請寘之法元昊死爲夏國祭奠使除直史餘
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儂智高寇嶺
南朝議以閩中久弛兵備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
右司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曆鑄大鐵錢行陝西
民盜鑄不已三司上權鐵之議穎叔曰鐵錢輕而貨重
不可久行况官自權鐵乎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
當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而蜀人苦於
煩歛穎叔爲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

兩川之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然年老漸昏耄事頗壅積人或嘲誚之卒于官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雍丘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自朝廷至員外郎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薄輩日趨權門非所以養廉耻也詔罷之提舉河北便糴會永寧雲翼軍士謀爲變吏窮捕黨與謀劫囚以及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爲首者其餘皆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運使遷右司諫劾奏集賢校理陸經謫官在河

南日杖死爭田寡婦且貸民鐵監司列薦其才投託權要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并坐保薦者詔屬吏遂竄經袁州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罪貶旣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者也旣而與靖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此以進退大臣爲已任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以唱和爲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紛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

效此也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且奉使葬冊對
葬冊主倣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脩靖深惡之繇是論
者以元瑜爲奸邪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
知潭州徭人數爲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酋長
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二百戶徙
桂州固辭降鄧州坐在潭州檀補畫工易元吉爲畫助
教降知隨州又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人子張銳少
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
比長使自訴陰賊吏爲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辨旣
同居逾年車卽導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奸狀繫
車竄之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爭權時論鄙之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
數任事有功旣死賜告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
答吏死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勿憂也
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屍于
江人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有言賊欲報
怨者告不爲動旣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
境內肅然再調南劔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
改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

被誣告者笞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徒
知池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開折司爲
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大告徙坐卽賓位
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副使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
募富室出粟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佑以
給酒官民獲濟者甚衆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項之判
三司憑由理欠司爲淮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
司戶部副使更度支安撫河東收鹽鐵副使歷祠部度
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復爲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
夫知鄭州徙江寧府壽州告曉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
苛刻時號能吏然喜事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數
爲近臣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悲傷之尋卒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爲蔚州靈
丘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舉進
士爲慈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河催綱
通判青州大名府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被舉爲殿中
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
法及劾正其罪遷侍御史夏守贇經略西鄙還及言其
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祐承祐團練使未幾請知懷

宋史卷三百四
列傳
三十一
州徙徐州還爲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
運按察使知萊州張周物貪暴及劾奏貶周物嶺外權
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
匿員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卽榜之吏部榜闕自及
始遷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召
爲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餘復召爲副使不赴
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
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內銓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
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赴卒及
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爲澶州觀察推官再
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徙陰
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閬州獄活死囚七人王
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
旣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
其屍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
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蓋鐵判官遷殿中侍
御史上言轉運使倚撫鄴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
宜稍寬假不爲改者繩治之詔詣滑州劾尹洙私用公
使錢頗傳致重法以故洙坐廢還爲尙書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鹽鐵副使議者
謂是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明年宴紫宸殿
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卽坐趣出閣門奏之坐謫知沂
州徙兗州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爲河東
轉運使遷戶部員外郎復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
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會江南饑擢天章閣待
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除戶部
郎中知廣州德智高初平湜練士兵葺械器作鐵鎖斷
江路有盜據山救貸罪招之不肯降湜知金山民資之
食卽徙民絕餉盜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毋老求內
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待從官三品復
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慶州湜少賤毋更嫁營卒旣登第具袍笏趨卒
舍迎毋里人觀歎然嗜酒持法少恕改知密州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彥英父仁偁從其族人潮入閩潮
有閩土彥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彥英覺之挈
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執國政
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雍丘
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吏多屬民令佐至與爲賓
主彬至捕鞠之得所受賂獲之法自是詔親事官毋得

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知撫州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詈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英嘗強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賊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陝西復爲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少卿卒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

詩賦遂舉進士歷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蕪湖縣通判楚州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改侍御史安撫京東遷知真州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經制陝西糧草就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東轉運使除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陝西多任喜怒以馬箠擊軍士流血仁宗面詰之不能對出爲河東轉運使逾年復爲鹽鐵副使再遷兵部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儂智高犯邕川沿江而下人告急簡輒囚之仍榜于道敢妄言惑衆者斬以是人不復爲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爭道競以金帛遺

宋史卷三百四
閹者相蹂踐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賊既去以其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降刑部郎中知筠州復爲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况其設施見於政事者乎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剗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不減此數人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筭之器也何足道哉

宋史卷三百四

宋史卷三百五

列傳第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楊億

弟偉

從子絃

晁迥

子宗懋

劉筠

薛映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卽成誦七

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
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
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
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
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鬣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
生知越長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卽授秘書省
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
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徽之間與語歎曰興吾門者在
汝矣淳化中詔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秘
閣獻一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屬後苑

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
誦其警句于宰相明年二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
宗詔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卽以億
直集賢院表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
九絃琴五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二
年春遷著作佐郎帝知其貧屢有霑賚嘗命爲越王生
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真宗在京府
徽之爲首僚邸中書疏悉億草定卽位初超拜左正言
詔錢若水脩太宗實錄奏億參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
五十六卷書成乞外補就養知處州真宗稱其才長於

史學留不遣固請乃許之任郡人周啓明篤學有文深
加禮待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咸平中西鄙未
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事億上疏曰臣嘗讀史見漢
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候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
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乎
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爲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
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
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
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草烽火停
障不相望當其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

威聲爲中原之扞蔽自邊境屢驚允黨猖熾爵賞之而
不恭討罰之而無獲自曹光實白守勞馬紹忠及王榮
之敗資糧靡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募
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壤築城邊民繹騷國帑匱
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允黨逾
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
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
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弊中國
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爲存有大害棄有大
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堯舜禹聖

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
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
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敷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
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同年而語哉昔西
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力排
衆說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
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
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
為類于靈武也必以失地為言即葵藿八州河湟五郡
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臣竊惟太祖命姚弋弼領慶州董
遵誨領環州統兵裁五六千悉付以閭外之事士卒効
命疆場晏然朝廷無肝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乞
選將臨邊賜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宜而行倘寇擾內
屬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彼則
奔潰衆叛安能與大邦為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
刻臣以為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
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
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
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景德初以家貧乞典郡
江左詔令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金

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評事億以丞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卽封詔還未幾太冲補外俄判史館會脩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羣寮分撰篇序詔經億寬定方用之三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同脩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太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繼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厚善當時文士咸賴其題品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謗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銜之屢挾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毋往視之因得疾請歸省不待報而行上親織藥劑加金帛以賜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請解官有嗾憲官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嘗作君可思賦以抒忠憤冊府元龜成進秩秘書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卽代還以爲叅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坐考較差謬降授秘書監丁內艱屬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

宋卒興起復工部侍郎令視事四年復爲翰林學士受
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脩撰判館事權景靈宮副使十
二月卒年五十七錄其子紘爲太常寺奉禮郎億天性
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
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
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博覽強記尤
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
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爲筆苑時文
錄數千篇重交游性耿介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故廩祿
亦隨而盡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

誠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

四卷弟億景德中舉進士得第三等及第以億故升爲
第二等億無子以從子紘爲後弟偉

偉字子奇幼學于億天禧元年獻頌召試學士院賜進
士及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衢州龍游縣再補蘄州
錄事參軍國子監薦爲直講駙馬都尉李遵勗守澶州
辭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遷大理寺丞知河間縣再
遷太常博士用近臣薦爲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巡檢
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
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俱曰將有訴

子非友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
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
餘人斬之徙知祥符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權
開封府判官又判三司開拆司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
同脩起居注偉清慎無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
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邪遂命知制
誥權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
譏其亡補遷刑部郎中爲翰林學士祀明堂遷右司郎
中判太常寺爲羣牧使兼侍讀學士進中書舍人卒贈
尚書禮部侍郎

絃字望之以蔭歷官知鄞縣鄞濱海惡少販魚塩者羣
居洲島或掠商人財物入海吏不能禁絃至設方略使
識者質惡少船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爲盜
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
獄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絃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絃
曰義倉爲民也稍稽人將殍矣絃御下急常曰不法之
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
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鼎王緯
號江東三虎坐降知衡州徙越州爲荆南轉運使徙福
建不赴知湖州復爲江東轉運使官至太常少卿卒絃

性嚴雖家居兒女不敢妄言笑聚書數萬卷手抄事實
名窺豹篇

晁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自其父侏始徙家彭門
迥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岳州錄事參軍改將作監
丞稍遷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奪二官復將作丞監徐
婺二州稅遷太常丞真宗卽位用宰相呂端參知政事
李沆薦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
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尚書刑部帝北征雍
王元份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
未幾知審官院爲明德章穆二國陵禮儀使同脩國史

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泰山祀汾陰司太常詳定儀
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脩
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操繼上景
靈宮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播紳間美事也史
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脩禮文之事詔令多
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獨
宿直令三五日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
遷兵部侍郎請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仁宗卽位
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章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

宋史卷三百五 列傳 九
歷俸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相同賜御飛白大字旣罷所以寵賚者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延和殿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變災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脩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旣而獻斧宸慎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及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諡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傳致爲一家之說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真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思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命安常委命也何必逾計未然乎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耆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良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召試賜進士及第又除館閣校勘三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閱官迥領西臺宗慤求便養通判許州仁宗卽位遷殿中丞同脩起居注天聖中百官轉對宗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 卅九
愨請減上供墾閑田擇獄官令監司舉縣令累遷尚書
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
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父憂奪喪管勾
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母亡又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權
發遣開封府事辨雪疑獄有能名元昊反關中久宿師
以宗愨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未還道拜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抹器賜喃廝
羅宗愨曰仲叔子奚辭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
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况以乘輿之器賜
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後從帝郊祠感疾
數求罷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數日卒贈工部尚書諡
文莊宗愨性敦厚事父母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
族人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戒人得所宜
嘗密詔訪邊策陳七事頗施用之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舉進士爲館陶縣尉還會詔知制
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筠第一以大理評事爲
秘閣校理真宗北巡命知大名府觀察判官事自邊鄙
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篇籍始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
代之典筠預脩圖經及策府元龜推爲精敏真宗將祀
汾睢屢得嘉獎召筠及監察御史陳從易宗和殿賦歌

詩帝數稱善車駕西巡又命筠纂土訓是時四方獻符
瑞天子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及冊府元龜成進
左正言直史館脩起居注嘗屬病予告滿輒再予積二
百日每詔續其奉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脩撰出知
鄧州徙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知貢舉遷尚書兵部員
外郎復請鄧州未行進翰林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
迪罷相制旣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
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
內有所愧也帝久疾謂浸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
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卽位遷給

事中復召爲翰林學士踰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
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榜臺平御史自言事毋白丞雜
知天聖二年貢舉數以疾告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直
學士知穎州召還復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
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
宿齋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宮俟禮成備鑿駕恭謝
從之筠素愛廬江遂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
飛白書曰真宗聖文秘書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塚墓作棺
自爲銘刻之旣病徙于書閣卒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
選其文辭善對偶尤工爲詩初爲楊億所識後遂與

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遇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人玉堂凡七集一子蚤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拯顯奏其族子爲後又請還所沒田廬云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後家于蜀父允中事孟氏爲給事中歸朝爲尚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州累遷太常丞王化基薦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爲江南轉運使改左

正言直昭文館爲江淮兩浙茶鹽制置副使改京東轉運使徙河東兼河西隨軍求便親知相州再領漕京東積遷尚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制置羣牧使司梁顥安撫河北還權判度支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決盜銳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卽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夫之朝廷施用其言與鉉旣不協遂發鉉納部內女口及鬻銅器抑取其直又廣市綾羅不輸稅真宗遣御史臺推勘官備映劾鉉

宋史卷三百五 列傳 三十一
得實貶連州文學映坐常召人取告鉉狀當贖金帝特
貰之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封泰
山爲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知河南
府祀汾陰還駐驛西京以映有治狀賜御書嘉獎遷工
部尚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尚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
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不得蠲帝覽章
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頃之料
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歷尚書左丞知揚州徙并州又
徙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仁宗卽位遷禮部
尚書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

射謚文恭映好學有文該覽強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
筆立成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
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子耀卿秘閣校理孫紳直龍圖

閣

論曰自唐末詞氣浸弊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尾
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宥一海內文治日起楊
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
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
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寔暇議是
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薛

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齊名聲譽以論其文雖多今古皆奇新法最難得

其為賦亦從人言宜乎孤軒而制也陸游詩則謂其

獨首以雜章對天子臨御取宗蓋其書亦賦長之

士受大旨而示又賦一而對進者一賦內文賦曰賦

曰自昔未聞賦氣殺於五季身矣夫及前古題賦

賦曰此

年編

一書無一日異也子蘇轍賦樹林里和與書

亦如編然獨不始其世正始賦器賦賦賦賦

宋史卷三百五

古文

